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70  
27 November 1984

CHINESE

## 大会

### 第三十九届会议

#### 第七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1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悼念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历克塞·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先生

——庆祝大英帝国解放奴隶一百五十周年〔140〕：延期审议此项目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1〕：(续)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9/22和Add.1)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39/36)

(c) 秘书长的报告(A/39/605)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9/669)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悼念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克兰国家元首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先生。

主席：我们极其遗憾和悲痛地获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克兰国家元首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阁下逝世的消息。

已故的乌克兰国家首脑是一位教育家。在他的一生中，他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作为一名战士，他积极地参加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自己国家的斗争，以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个人和直接的贡献。

1976年，瓦钦科先生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首脑，从而使他再次有机会进一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他以一位经历过战争的人士的观点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以加强国际和平。

我代表联合国大会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主席团、向已故乌克兰国家元首的家属以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悼念。

现在，我请大会与会者起立，为悼念乌克兰国家元首默哀一分钟。

大会各与会者默哀一分钟。

主席：现在我请喀麦隆代表代表非洲国家发言。

恩哥先生（喀麦隆）：我很有幸地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发言，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克兰国家首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我们的悲痛心情。我们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同事们一样感到悲痛，我们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慰问。

一位如此重要和杰出的领导人的逝世也许为这位领导人曾经为之服务的本国人民及世界人民提供一个机会，考虑在寻求实现这位领导人自己国内所十分珍惜的理

想和实现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向这位已故领导人表示悼念的最好方法就是决心要了解这位领导人一生的真实意义。

我们非洲各国人民正在继续对外国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承担一个难以承受但却是重要的负担，即消除根据南种族隔离这样的腐朽的理想而存在的非人道的条件。

非洲各国人民深深地感谢乌克兰领导人一贯支持谴责在我们大陆南部的暴行。

我们相信，主席先生将会把我们的慰问和声援转达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死者的家属。

主席：我请日本代表代表亚洲国家发言。

黑田瑞夫先生（日本）：我希望表达我们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克兰国家首脑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阁下不幸逝世所感到的极其悲痛的心情。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过去的8年中，他担任了自己国家的最高职位。他的逝世对他的伟大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我希望代表亚洲集团各国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向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特别是向瓦钦科先生的家属表示我们真诚的悼念。

主席：我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代表东欧国家发言。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极其悲痛地获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克兰国家首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先生久病不愈，不幸逝世，享年80。阿历克赛·瓦钦科生于1914年。在1941年以前，他一直在从事教育工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他都一直在苏联军队中英勇地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战后，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从事了党和国家的负责工作。从1960年开始，他一直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的主席。他将自己的所有努力、知识和经验都用于发展苏维埃乌克兰的经济和文化，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以维护国际和平、防止核战争的威胁以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与合作。

我代表东欧国家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共和国代表团、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共和国政府，向乌克兰人民和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的亲人就他们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悼念。

主席：现在，我请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代表拉丁美洲国家发言。

德利莫尔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我国代表团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集团，就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克兰国家首脑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阁下的逝世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我国代表团充分地认识到已故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首脑阁下所承担的责任和负担，知道他的价值将永垂青史。我国代表团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就已故的乌克兰国家首脑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阁下的逝世向死者的家属转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成员国政府与人民的慰问。

主席：现在我请土耳其代表代表西欧国家发言。

基尔贾先生（土耳其）：我愿代表西欧集团成员和其他国家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遭受的损失表示深切悼念。西欧集团成员国和其他国家今天早上得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乌克兰共和国国家首脑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奇·瓦钦科逝世。

在这一悲痛的时刻，西欧集团成员国和其他国家与乌克兰人民、政府和代表团一样感到悲伤，并希望向他们和死者的家属表示同情。

主席：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以阿拉伯国家的名义发言。

阿塔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愿就瓦钦科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深切的悼念。我们愿在此不幸之际表达我们的真诚悼念，并要求乌克兰代表团向乌克兰政府和死者的家属转达我们的悼念。

主席：我现在请美国代表代表东道国发言。

雷先生（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代表，美国代表团愿就瓦钦科主席的逝世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代表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悼念，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自联合国建立之日起，就成为该组织的会员国。瓦钦科的逝世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机会，来反省和平对世界人民的重要性。我们留下的人将继续工作，以通过联合国——乌克兰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成员国——来取得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希望我们的悼念能够转达给瓦钦科主席的家属和同事。

主席：我现在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发言。

克拉韦茨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愿向您，主席先生，向非洲国家集团主席、亚洲国家集团主席、东欧国家集团主席、拉丁美洲国家集团主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主席、以及向代表东道国的美国代表和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奇·瓦钦科的逝世所表示的悼念而表示我们真诚的感谢。在这里所表达的炽热的话语和感情使我们深为感动。

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奇·瓦钦科的一生和活动——特别是在他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期间——完全献给了解决共和国最紧迫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的事业，献给了为维护 and 加强和平、防止核战争的威胁和加强与扩大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的有系统的斗争。

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奇·瓦钦科的形象将永远树立在我们心中。我愿再一次感谢所有代表团所表达的悼念。我们将把这些悼念转达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政府，以及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奇·瓦钦科的家属。

## 议程项目 140

庆祝不列颠帝国奴隶解放 150 周年：决议草案 (A/39/L.16)

主席：今天早晨大会预定讨论议程项目 140：庆祝不列颠帝国奴隶解放 150 周年。在这一时刻，我愿通知各会员国，对根据这一项目所散发的第 A/39/L.16 号决议草案的进一步协商正在进行。因此，对该项目的审议将推迟一些天。

## 议程项目 31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9/22 和 Add.1)
- (b) 起草在体育中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A/39/3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39/36)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9/669)

艾·迪卜先生 (苏丹)：首先我愿就瓦钦科先生阁下的不幸逝世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悼念。

本委员会又一次讨论比勒陀利亚当局所执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问题。国际社会又一次面对南非继续侵害人权、人的价值和人类尊严而继续犯下的滔天罪行。种族隔离政策是对国际社会的一贯无视行为，而在这一特别时刻讨论该议程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南部非洲的形势正在恶化，该形势对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在我们今天对这议程项目进行辩论的时候，该政权的这一政策已出现了新的范围，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阶段发展到编纂进宪法的阶段。因此，目前需要更大的警惕来反对南非当局剥夺其人民权利和主权的企图。

在本届会议初级阶段的工作中对南非当局为达到其目的而进行的所谓宪法改革采取明确立场是大会的责任。9月28日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安理会对南非假选举所表示的同样态度，这一选举被宣布为无效。这些选举进一步证明了种族主义政权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的一贯愿望，这一政策被国际社会谴责为对人类的犯罪。该政权还试图在南非的非白人社团中制造不和，而这些社团本应成为同盟者。它还试图进行一个远非在有关人口集团中的真正选举的进程来欺骗国际公众舆论。

对于这一进程所作出的反应已经表明对于该计划的强烈反对，尽管进行了造成许多人丧生的残酷镇压，这种反对还在继续。在当局在执行其恐怖政策时将塞伯根和其他南非城镇包围起来的时候，这些因素就变得一目了然了。

很显然南非当局继续坚持其不人道的政策，无视国际社会的意见及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的各种决议，对于给非洲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的各种呼吁置之不理。它这样做，是为了使它对于大多数人的控制永久化，以便继续掠夺它的资源。

种族主义政权已经走得更远，它肆意进攻邻国，把它作为其罪恶的侵犯政策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全世界多次目睹了南非对难民营的进攻，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也看到了它迫害反对种族隔离的人的政策。这些因素和被拘留的人已经成了抵抗南非侵犯他们的人民的主权和独立的象征。

我国真诚地表明了它致力于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支持他们自决和享有自己财富的权力。这些原则得到了许多国际和区域性会议的强调，并且得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详尽报告的确认，该报告现在正摆在大会面前。

根据过去的经验，种族隔离政权将不会情愿地放弃其种族主义政策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明了了，因此，唯一的选择是继续进行国际努力，已迫使比勒陀利亚遵照国际社会的意愿，给南非人民以自由。南非政府顽固阻挠和平解决，这要求加强国际努力与加速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保证它的主权。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先锋作用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钦佩和尊敬。该特别委员会在揭露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所做

所为，以及通过使国际舆论了解非洲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动员国际社会的努力对这些反人道的罪行作出反应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特别委员会递交给大会的报告表明了过去一年中所采取的大量行动。该委员会及其各工作组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努力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巴大使。在他担任主席期间，该委员会从事了大量的活动，在动员国际舆论反对种族隔离方面做了大量重要工作。我们希望，今后能针对南非的可耻政策采取更多的行动。

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已经变成苏丹外交政策稳固的一部分。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一事业，坚决支持争取主权和独立的目标，以使自由的旗帜能够最终在非洲大陆的南部飘扬，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堡垒，以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这一社会的基础是由大多数人执政，不受束缚，也不受歧视。

班多科—拉塔先生（加蓬）：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的成员表达它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瓦钦科先生的逝世的诚挚哀悼。我们向该国人民和政府以及他的家属表达我们对这一伟大的国家元首的逝世的同情，他对祖国的幸福作出了如此重大的努力。

再过一年，联合国将庆祝它的40周年纪念日，但在这对许多相信联合国崇高的和平与正义理想的人民和国家来说十分光荣的一天到来之前，可以回忆一下，联合国是诞生于反法西斯斗争的烟灰之中的。在创建联合国的时候，许多人民和国家把联合国作为他们希望的基础，联合国在《宪章》中列举的宗旨和原则中特别指出它要成为一个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实现通过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所有人民的基本自由而不问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来解决国际问题等目标。

是命运的嘲弄也好，是现代史上一个突出的事实也好，非洲这个已经在与许多因不发达而产生的问题进行斗争的大陆又由于种族隔离政策所犯下的暴行而进一步受苦受难，在此之前，许多发言者在这个讲坛上都揭露了种族隔离政策与纳粹主义之间的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加蓬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四分之一多世纪以来联合

国一直把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包括在它的议程之内。对于加蓬共和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元首、埃尔哈吉·邦戈总统的高瞻远瞩的领导下，加蓬对于世界这一地区的爆炸性局势十分重视，在这一地区内，种族隔离的灾难继续无视联合国在全球促进和保证和平的使命。

冒着重复的危险请允许我回忆一下能够说明加蓬代表团为何对我们正在辩论的问题如此感兴趣的三个原因。

第一，关于原则，我国的外交政策不仅以对话、合作和发展为方向，同时也特别立足于不懈地追求和平和国际公正。鉴于种族隔离是与联合国也在遵循的这些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加蓬便不得不对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表示关切。

第二，声援的原因，对于黑人群众的日常和在遭受种族隔离的残酷迫害的时刻的声援，和对于遭受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威胁和压迫的兄弟的前线国家的声援，都要求我们国家把种族隔离看做是一种灾难，实际上是种族绝灭，它要疯狂地彻底消灭全部黑色人种。

最后，从道义上说，种族隔离现象的实质产生于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野蛮的价值观。因此，乍得显然对于这种罪恶的社会制度不能不义愤填膺，这一制度使得少数人剥夺占人口总数74%黑人多数在自然和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上生存的权力。

如同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种族隔离政策与纳粹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纳粹主义在40年前把人类带进了野蛮的战争。遗憾的是，这两者都实行一种公开信奉歧视、人种优越和一个人种有特殊使命的制度。

因此，自从1948年国民党在南非执政以来，以阿道夫·希特勒的指导原则为基础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镇压机器就一直在不停和无情地镇压黑人群众。

违反文明社会道德法和正义的种族隔离是一种旨在不分年令、性别或信仰压服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它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被野蛮地强加在所有文化、艺术、体育、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黑人被剥夺了参加的权利。

种族隔离作为一种政策有许多方面，其中最可恶的就是吊销公民资格、野蛮逮捕、施实一系列的不公正的司法和宪法措施、抢夺肥沃土地、班图斯坦政策、暴力、恐怖主义、讹诈、威胁和剥夺最基本的公民自由。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野蛮，联合国才多次称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这就证明由黑人团体，也就是由非洲大陆这一地区的非统组织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正义的。在这方面，加蓬代表团重申支持得到非统组织承认的南非解放运动，特别是南非非洲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同样，我们再次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野蛮的压迫政策。这种政策是对全世界人民良知的挑战。

加蓬代表团认为，由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发起的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国际社会争取和平与正义总斗争的一部分。在一个充满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支配和压迫的时代怎么会不是如此呢？

各国人民反对侵略性的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必须在几个战线进行。以经济领域为例，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反对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合作。该政府之所以目空一切就是因为与某些国家保持着联系。因此，加蓬代表团赞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在给大会的报告（A/39/22）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该报告中的建议在许多方面与加蓬共和国国务部长、外交和合作部长马丁·邦戈先生十月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发言相吻合。他说到：

“我继续认为，在该地区有着重要利益的某些国家的态度只能加剧黑人和白人的紧张关系，并且使整个南非社会陷入大混乱，而这种混乱绝不仅限于这个国家。因此，加蓬认为，在南非活动的跨国公司逐步减少投资并且停止所有新的

投资将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一问题。”(A/39/PV.29)

此外，加蓬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加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一全球行动应该以各种方式得到所有能够反对这一非人社会力量的更积极的支持。所以我国代表团对于由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把种族隔离政策的现实告诉和提醒国际公众舆论的各种活动特别感兴趣。

加蓬认为，国际社会只有找到迫使比勒陀利亚当局彻底改变的方法，才能从地球上彻底消除种族隔离。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认识到，它与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建立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

因此，这就靠联合国所有相信和平与正义的会员国迫使比勒陀利亚政府促进它每日践踏的人权。最近，比勒陀利亚当局通过推行所谓的制宪改革再次最清楚地证明它剥夺人权。这种制宪改革的目的是不是别的，就是把种族隔离上升到政府制度的水平。

我们高兴地看到比勒陀利亚最近在假的议会举选之后遭到的失败。联合国通过1984年8月17日的安理会第554(1984)号决议和1984年10月23日又在其中得到重申的安理会第556(1984)号决议以及1984年9月28日大会的第39/2号决议都宣布这一骗人的议会举选纯属无效。

我们认为，联合国采取的坚定态度鼓舞了南非黑人的英勇斗争，并且表明它是正义的。因此我愿重申政府坚决反对这一旨在把南非社会分成各种敌对实体的新计谋。

种族隔离作为一种制度不能通过这种形式的改革加以铲除。相反，铲除这一灾祸要求有一种根本的解决办法。

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历时几十年斗争的全部影响就在于这种每天震撼我们良知的积极进程。所以，最后我要以诺贝尔和平桂冠获得者德斯蒙德·图图的话说明这一艰苦斗争的深刻性：

“黑人并不因为白人是白人而憎恨他们。不。他们憎恨的是一种不公正和压迫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制度。正是为了南非的前途和为了黑人和白人的利益，必须改变或推翻这种制度”。

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于作为南非政府制度的可鄙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憎恨。

哈兰德先生（新西兰）：新西兰反对种族隔离和它代表的一切东西。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致力于尊重我们所有人赞同的标准的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我们是根据亲身经历和信念这样做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与新西兰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在我们国家，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以自由、公正和一致意见为基础的多民族社会。正如我国总理在9月25日的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的那样，南非人有机会得知，我国政府将不会让步于拒绝价值的制度，因为新西兰正是以这些价值为基础的。

新西兰保证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消除种族隔离。象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一再地敦促南非改变其政策，并且用和平手段结束这一制度。南非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无视世界舆论，并且逃避真正的改革。它继续只是修补这种制度：在继续奴役其大多数人民的同时，装一点改革的门面。我们谴责这样一种事实，即南非政府非但没有采取行动消除种族隔离，相反通过颁布新宪法进一步强化了种族歧视。

在最近分开举行的选举中，有色人和印度人社区对拉他们入伙的企图表示蔑视。这样做，他们进一步地确定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立场。南非的黑人甚至连这一机会也被剥夺了。但是，如果有人还对南非大多数人民的立场感到疑惑的话，目前的动乱浪潮将此冲得一干二净。对他们提出的改革要求，南非政府做出的反应是：动用警察和军队，拘留那些只是要求享有自己权利的人，如拘留在德班的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如果不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它迟早会引起更广泛和更大的暴力。我国代表团通过支持第39/2号决议已经表明了新西兰政府对南非新宪法的看法。

只要国内镇压的制度仍然存在，南非在其边界也不会得到安宁。最近，南非政府与其邻国达成了一些条约。这些条约被描绘成不侵犯条约。能够缔结这些条约是因为南非对其邻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武装袭击、对邻国内部的抵抗运动推波助澜、以及采取惩罚性的经济措施。所有这些行动违反了国际法。这些行动将以失败告终，因为实际上南非政府不是对其邻国作战，而是对其自己平民的绝望和沮丧作战。问题在于南非制度本身。这个问题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南非只有改弦更张，并且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才是唯一的出路。国际社会继续有责任使南非当局明白，它们的政策是不可接受的，它们必须进行改革。为此目的，新西兰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了行动。从一开始，我们就反对承认任何班图斯坦作为独立国家的主张。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加强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我们清楚地表明愿意执行安全理事会可能规定的任何经济制裁。

在种族隔离被废除，和南非的运动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之前，新西兰政府积极地劝阻新西兰的运动员不要与南非进行接触。我国政府表明，新西兰对任何代表南非的运动员不发护照。我们一贯地支持国际社会为释放南非的政治犯所作的努力。新西兰承认，那些深受种族隔离之害的人需要并且应该得到国际援助，我们向联合国为提供这种援助而建立的信托基金提供捐款。

最后，新西兰反对所有形式的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这个制度冒犯了人类的尊严，并且歪曲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种族隔离与新西兰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自己建立的多种族社会的价值背道而驰。我们继续用各种实际的方法表示反对种族隔离。我们保证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起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穆恩凯尔先生（尼日尔）：联合国非洲集团主席刚才代表非洲成员国对阿历克赛·费多赛耶维契·瓦钦科阁下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请允许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真诚的哀悼。

我首先想作以下的引证：

“我们都应该能够打成一片。 这是不正常的。 在不远的一个屋子里住着一个小女孩，她说，我们是慈善的上帝的花朵，花儿五彩缤纷……这令人恶心。 如果他们白人规规矩矩，他们可以留下来。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的残酷，那么就会爆发战争。 我将象学校里的所有朋友一样战斗。 我们应该人人平等。 我们先到了这里，后来我们允许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现在他们必须对我们讲礼貌……情况会好转。《圣经》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在天堂里情况会好转，但不会现在在这个国家。”

毫无疑问，各位代表已经阅读了这篇采访任图、一位来自南非十字架路的12岁黑人孩子的报道，这篇报道刊登在11月25日一期的法国周刊《观点》中。这是一个孩子说的话，但是这些话十分简洁和生动地描述了南非的生活。

几乎四十年来，南非问题每一年都列入联大的议程。 这是规劝、警告、威胁和制裁的四十年。 对种族隔离这个丑恶的妖怪还有什么没有说或者没有做的呢？前线国家富有胆略的政策和南非本土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斗争证明不能够使比勒陀利亚屈服。

种族隔离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傲慢和咄咄逼人。 它越是孤立，就越是猖狂反扑；它越是受到谴责，就越是在国内和国外变得更具有压迫性和侵略性。

对许多联合国决议，尤其是联大和安全理事会1984年8月17日分别通过的再一次谴责种族隔离，认为它是一种反对人类的罪行，并且坚决地反对假宪法改革的第38/11号决议和第554(1984)号决议，比勒陀利亚根本无动于衷。 比勒陀利亚对这样一个事实只字不提，即非暴力的提倡者德斯蒙德·图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那些仍然认为不一定要用暴力对付种族隔离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明证。 我国人民的一句谚语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比勒陀利亚的嚣张气焰：“当一个人侮辱并且对你发出威胁时，你可以确信，她的母亲就在附近。”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比勒陀利亚必须看到它采取适当政策的必要。种族主义者必须停止认为黑人是可以作为野兽和机器零件来镇压他们同胞的非人类。那些能够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影响的国家，早该让比勒陀利亚明白，企图违反历史潮流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企图通过排除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是徒劳的。

遭到一致谴责的立宪障碍不会阻挡住历史的车轮，也不会阻挡住被压迫人民起来斗争的浪潮；它更不能挽救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

只有当母亲在跟前的时候，一个人才能感到有胆量蔑视他的敌人。当非洲人正在解决他自己许多矛盾时，就有人企图利用机会，制造不和。在非洲，近年来的冷漠已经给前线国家带来了许多害处，使得一些前线国家陷于一种尴尬的局势。在非洲，缺少对南非和纳米比亚解放运动的道义和物质支持。非洲最终决定完成其非殖民主义化的使命和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非洲将为对付种族隔离问题而团结起来。

让我们的母亲和老大哥们承担起他们适当的职责；他们的援助鼓舞着孩子蔑视困难和无所畏惧的行动。尼日尔有些朋友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办法与我们的办法大不相同。尊重我们的朋友和他们的政策是我们的原则。但我们也有阐述我们自己立场的权利。在此方面，我国的立场是毫不含糊的：只要南非黑人合法自然权利继续遭受蹂躏，只要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承认自决原则是南非全体人民的神圣权利，就不会有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任何外交，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强调这一点，与其说这是出于重申这些原则的愿望，不如说是出于一种肯定的感觉——可以肯定，比勒陀利亚有它自己的最后解决办法，使南非黑人非殖化就是使他们变成自己国家的外国人，而一个可分割的纯洁的南非共和国将宣告成立。

我们怎么会相信还会发生别的呢？最后，我要援引我开始发言时援引的采访

中一段话，这次是一个年轻的南非作家库斯的话：

“母亲说，我们应该象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必然有所变化。

黑人几乎三倍于我们。他们必须跟我们一道走，不然的话，我们就要丢失了。”

正如他所说，他们必须跟我们一道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不管知道不知道，必须考虑这一真正具有预言性质的童言。南非的未来将是由黑人、多种族和民主社会的未来，将是一个每一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生活、自由和公正权利的共和国。

卡里尔先生（埃及）：首先，我要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表达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团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首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席团主席瓦钦科主席的去世表示最诚恳的哀悼，并向死者家属表示哀悼。

南非政府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是非白种的非洲人，这一政策是现在世界全体人民一致反对的少数问题之一，全体人民不管是什么信仰，都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要求结束这一政策，这一点已经表现在联合国不同机构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无数决议之中。面对这一谴责，南非政府继续其政策和计划，拒绝接受国际决议；鼓励他们这样作的军事力量，使得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绝大多数非白人人口，并反对邻国。

在联合国内已经有这样一种传统：由于南非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安全理事会总是要讨论有关南非局势的问题，在这种讨论中，南非代表总是要在安理会上发言，清楚坚定地表明，他事先就拒绝任何安理会可能通过的决议，确认要坚持执行他的政策。在此方面，我要谈到1984年9月28日的第A/39/514和第A/39/531号文件，这两个文件描述了南非对待欧洲经济共同体外长发言的态度和对待大会对南非局势的讨论的态度；南非表明，拒绝接受这些机构所通过的决议和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认为上述两个文件是对于南非内政的干涉。

众所周知，国际社会是拒绝这种说法的，因为南非基于种族、伦理和宗教基础

之上的歧视性做法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不能被认为是内政；压迫政策、集体谋杀和剥夺全世界公认的人权从什么时候被认为是内政，而不容许国际实体来讨论呢？在南非所发生的是种族隔离政策和根据一个基本单一的标准即肤色来将人民分门别类。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全世界所关注的事情，是人类良知的一个污迹；我们必须用一切可能办法来消除这一污迹；首先我们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但南非的行动和那个政府的顽固态度使得我们这一希望越来越遥远了。

本国际组织已经通过大会和安理会决议来警告所谓宪法改革的无效性，国际社会已经拒绝承认这种改革，认为它是加强种族隔离政策的新的措施；但南非政府如同过去一样，进一步无视这些警告，继续执行所谓改革。

这个政权这样做的结果是，有色人种、亚裔人和黑人已经通过抗议和罢工来抵制这种改革，这种抵制至今没有结束。我们所谈到的罢工是指得到民族团结阵线和黑人工会，以及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赞成的，成千上万的黑人工人和在约翰内斯堡及比勒陀利亚区域的学生参加了的这次罢工。种族主义当局对这些抗议的反应是不断增加镇压、暴力、谋杀、强迫居留，还第一次使用了军队来这么做。

仅仅是听一听无线电或看一看电视就足以知道黑人每天遭受暴力和镇压痛苦的程度，而没有一丝在今后几年结束这一切的希望。这种暴力第一次影响到了白人公民，这些白人公民的良心再也不能忍受反对黑人多数的事件了，他们表达了对黑人多数的同情，这里指的是南非当局残忍手段的程度。人们认为班图斯坦是这种种族歧视政策的支柱。目前已经建立起来十个班图斯坦。这一问题也使我们感到特别关心，因为，南非政权想要把建立班图斯坦说成是执行一种自决政策，以及通过这些微小的国家，黑人多数能够生活在符合他们自己文化、习惯和文明的国家之中。

这种思想最有害的影响之一就是，数百万居住在接近白人少数人地区的非洲人，尽管他们与班图斯坦毫无关系，今天也被看作是班图斯坦的公民，从而剥夺了他们保留自己国籍和作为非洲人生活的愿望。结果，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看作是没有国籍和民族的人。全世界已拒绝承认班图斯坦是一些独立的国家，这样做是完全恰当的。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剥夺了数百万黑人的国籍和他们享有任何国籍的权利。联大在1982年12月9日通过的37/69号决议中把这称之为一种国际犯罪行为。

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的一位法学教授，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杜格德教授在一项关于种族隔离政策剥夺黑人国籍的研究报告中证实，各国都不能根据人的肤色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位教授说，看来民族化的措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犯。这个论点的基础是各国的实践、多边公约和其他法律规定。班图斯坦政策还造成了人口的转移，南非当局把它称为“重新安置”。

已有三百万人饱受这种人口迁移之苦，另外还有五百万非洲人将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占整个人口的20%。在这些班图斯坦国内没有任何经济生活的设施，它们完全依赖于南非政府，此外南非政府驱赶和迁徙人口的活动和他们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都清楚地证明南非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它说，这些班图斯坦国给黑人居民以自由，并保证他们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权利。

这些都是虚妄之词，与现实根本不符。全世界都拒绝承认班图斯坦的独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全世界也都清楚建立班图斯坦国的动机，它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维持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的经济统治，加强这种统治并使白人能够得到广大的劳动力，把白人居住区的所有黑人居民变为外国人。

一旦这些黑人居民失去了他们的作用，他们就将被驱逐出去。

归根结底，班图斯坦被看作是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后阶段，因为这种思想将导致一位南非领导人所说的结果：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所谓的有黑人和白人的南非，将不再有任何

黑人公民。”

埃及代表团非常注意地研究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我们愿在这里向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表示敬意，特别是委员会的主席约瑟夫·加巴大使。这份报告内容丰富，提供了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活动的很多重要情况。我们同意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提出的建议和做出的结论。我们愿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使之有可能结束种族主义政策，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使黑人多数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享有权利。

最后，我愿引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图图主教的1984年10月23日在安理会的讲话：

“我们所向往的新社会是一个真正不分种族、真正民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上，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的。

“我们致力实现公正、和平与和解。我们恳求你们：请帮助我们敦促南非当局同我们社会所有阶层的真正代表举行会谈……”

“我要说：我们将得到自由，我们恳求你们：请帮助我们，以便使南非的所有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能享受自由，以便使自由能以最少的暴力取得，以便使自由能和平地到来，以便使和平能很快地到来。”（SPV/2560，第36—37段）

我愿表示希望，整个世界将对这一呼吁做出响应，以使南非人民以及整个地区都可以避免一场流血的冲突，这场冲突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穆罕默德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国代表团同人们一道向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阿历克赛·瓦钦科表示敬意。我国代表团向死者家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受人尊敬的联大已经多次讨论过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了。联大要求比勒陀利亚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它对黑人多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控制。时至今

日，这多数人仍在他们的压迫者手中饱偿苦难；这多数人仍得不到他们的公民权；他们的家庭和社区被迫从他们有史以来就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走；监狱里的政治犯人数正在增加，到处都在进行镇压。

近来在南非出现的独立国家削弱了南非从殖民主义初期就对这个地区实行的控制。为了保持现状，南非政权变换了战略，企图阻止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中社会和经济情况的改变。此外，它还成功地延长了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和加深它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

南非的地区政策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它正在从依靠对其邻国进行经济控制，使之服务于自己的丑恶目的转向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和恐怖手段。近年来，南非越来越经常地公然违反其邻国的领土完整；它的这种行为范围很广，包括破坏、暗杀和采用突击队进行袭击。此外，它还有意采取措施，通过破坏前线国家脆弱的经济而动摇这些国家。

我国政府对某些国家鼓吹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深表怀疑，这些国家通过这种政策同比勒陀利亚政权保持了外交和经济关系。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些政府的论点是，种族隔离可以更好地从南非内部颠覆之，可以更直接地使种族主义政权了解到，这些国家不支持它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政府可以更好地估计南非的内部局势，采取恰当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希望往好里说也只不过是天真的，往坏里说则是文过饰非，它受到了经济利益的诱惑，这些经济利益产生于剥削的政策和征服的政策。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过去没有发生过作用，它现在不会发生作用，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作用，实际上它将起到相反的效果，它将使种族主义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国际支持，从而在国内加强它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一个新策略是通过新“宪法”，然后举行给予所谓有色人和亚洲人一些政治权利的选举。一些国家把它当作是宪法改革，并认为这是正确方向的开端，这使我们感到担心。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一些人上当受骗，意识不到这是种族主义政权玩弄的花招。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宪法改革的实际影响是加强白人少数，给予所谓的有色人和亚洲人以虚幻和空洞的权利与特权，剥夺黑人多数的公民权，使他们进一步丧失了权利。

有人说，宪法一旦发生变化，它将来就可能再次发生变化，黑人多数终究会参与属于他们固有权利的政府，并通过这种办法和程序种族隔离的恶梦就会烟消云散。我们确实对这种论点感到惊奇。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宪法改革只是一种微妙然而蓄谋已久的过程，其目的是通过分化其他人口集团进一步加强白人优势，从而分散反对种族隔离的联合力量。南非人本身英勇地反对了这种所谓的新宪法，大多数有色人和亚洲人反对新宪法以及最近几个月震撼种族主义政权的示威行动就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会看到，强化种族隔离过程会出现另一个新阶段。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试图安抚一些国际社会成员，而同时又向南非受苦受难的人民强加更凶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少数统治者试图击败联合国的努力，使联合国以及联合国机构威信扫地。这些试图必须加以抵制。我们有责任加强联合国体系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方面的作用。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决议得到遵守，行之有效。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获得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需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施加压力从而引起变革。压力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普遍在外交方面孤立南非，向南非禁运所有军事供给，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有效的孤立南非，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效政策，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经济制裁。

我们重申，种族隔离无法改革；必须彻底加以摧毁。通过和平手段摧毁种族隔离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或者已经减少了。联合国现在完全应当制止这一令人憎恨的政权玩弄的伎俩和遁词，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条款有效和坚定不

移地对付这一政权。

基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我国代表团今天上午悲痛地获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历克塞·费多谢维奇·瓦钦科先生不幸逝世。我们向参加第三十九届联大的乌克兰代表团表示慰问，同时请求他们向乌克兰政府和人民以及这一杰出领袖的家属转达布尔基纳法索的真诚哀悼。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今年再次向我们提交的报告与以前的报告并无二致。它清楚地表明，顽固的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违背了一切常识，继续其非人的种族隔离政策，侵略独立的非洲邻国，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残暴压制在南非占大多数的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

大赦国际在1978年发表的关于南非监禁政治犯的报告中总结说明了种族隔离的基础：

“正是由于白人少数掌握权利，他们才能够通过各种机构加强其经济和社会优势，只留给黑人一小部分可怜的国家资源，这与黑人人口的数量完全不相符合。同样，许多法律阻碍黑人在各个领域发展。例如，为了阻碍有色人种与白人平等地寻求就业机会，一种后备就业制度建立了起来，歧视性劳工法扼杀了黑人工会的浪潮。教育方面的预算优先拨给白人机构。黑人只接受低等工作的训练。此外，1953年居住隔离法令使黑人无法自由地享受居住在大部分南非的权利。其结果是南非被分为一系列家园。当地居民根据民族或种族原则相互分开，他们只有在自己的一小块领土上才有权拥有土地。这种分配当然是由白人少数组成的政府执行的，白人根据这种分配获得了所有土地的87%。在那个主要工业和矿业集中的地区，非洲人不能够拥有土地或者自由迁移，他们还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随时出示。

“虽然1910年到1948年期间已经出现了许多种歧视，只是在1948年民主党上台，并实施种族隔离计划以后它们才加以制度化。这一制度完全把当地居民同欧洲人隔离开，其主要目的是限制种族接触。但是，实际上，

白人少数是通过种族隔离维持其权利的，因而能够保护其社会和经济地位。”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种族隔离具有不平等制度所有的特征，这是无先例可援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

自从那个时候以来，人们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种族隔离依然如旧。它的基础仍然存在，而且还通过秘密的国际支持得以加强。诸如恐怖主义法或内部安全法或反破坏等等罪恶法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修改，因而多年来效力更强，而新法律或者现有法律的修正案越来越使非洲人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规则、限制和禁令网中。。

班图斯坦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剥夺非洲人的国籍，因而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外国人。近年来，这一政策更加泛滥了。因此，通行证法得到了严格的实施，人口强迫迁徙更加普遍。据估计，在1960年到1982年之间，350多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另外还有170万人很快会流离失所。

应当注意到，南非今年的军事预算达28.6亿英镑，这比去年增加了21%以上。它还建立了一个先进军事化的计划，包括获取核武器。这种过份军备的明显目的一方面是，提供压制无辜人民的手段，另一方面是向非洲独立国家发出军事威胁，恫吓他们。如果南非政府要我们相信它声称的和平愿望，那么它就应当与它自己的人民进行一场对话而这种对话只要求平等和更多的社会公正。

在经济危机影响的压力下，少数人政权曾经一度采取了旨在结束后来被称之为“小”种族隔离的措施。有人企图把这些小改革说成是能导致种族隔离制度灭亡的重大步骤，并使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不会受骗。这些“魔术师”把最近颁布的所谓宪法改革描绘成改革意志的先兆。显而易见，这不过是用来维持对南非进行种族分隔的另一个借口。因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哲学基础根本没有受到丝毫的挑战。

的确，南非人民也不会受骗。他们很快地看穿了这个诡计。他们掀起了群众运动，拒绝参加投票，从而表示反对。另外，他们决定向种族主义政权表示不惜牺牲地反对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的战斗决心。

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继续对独立的非洲邻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进行威胁、甚至军事侵略。它还继续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

诸如莱索托的前线国家今年受到了严重的压力，特别是所谓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的压力。这个政策力图发展种族隔离，并且摧毁非洲人的希望。为了制止对它们的公然侵略，某个前线国家不得不与南非签署所谓的安全协议。但是，羊真能和狼呆在一起吗？

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前线国家这样做了，国际社会负有部分的责任，因为它没有向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某些国际社会的成员为了自私和短视的利益，抛弃了它们；其它一些成员这样做是因为它们反非洲的政治政策。但是，非洲人民正在觉醒，他们能够放弃自己利益的人今后将更多地考虑到非洲人民。

的确，象南非和某些国家所希望的那样，前线国家的问题为解放运动带来了某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挤垮解放运动。解放运动仍然决心和本国被压迫人民一起迎接挑战。南非国内斗争的激化证明，压迫越甚，自由的风暴便刮得越猛。

根本无法否认的是，南非邻国的安全与南非解放斗争的胜利紧密相连。国际社会现在应当承认这一点，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我们多次地谴责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和掠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

解放本国领土的斗争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重申，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联合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确保纳米比亚尽快地获得独立。

“但是，最可悲的不是南非由于其种族隔离法律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甚至无视它继续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并且使之受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蹂躏，或者继续肆无忌惮地对其邻国犯下暴行。对于人类良知来说，最卑鄙和最具有侮辱性的是，南非使几百万人民每天面临这种悲剧。这些人民只能用他们的身体和英雄主义来保卫自己。白人少数人知道大国会作他们的帮凶，其中某些国家会积极地支持他们。某些病态的非洲领导人与他们进行罪恶的勾结。因此，他们根本无视本国人民和世界上无法容忍南非的野蛮手段的人民的感情”。（A/39/PV.20, 第21段）

由于南非肯定可以得到某些大国的支持和某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合作，因此公开地嘲笑世界上所有认为南非所使用的野蛮手段令人无法忍受的想法。

托马斯·桑卡拉总统在这个讲坛上说的这些话反映了所有人对剥夺大多数人民基本权利的种族隔离政权镇压手段的憎恨。

南非是一个庞大的监狱，4百万白人无情和警觉地监视着2千万任其欺压、奸污、屠杀和驱入保留区的黑人。

正如特别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在我们所回顾的一年中，对自由战士、工会领导人、宗教的积极分子、群众组织的人、学生和记者的政治逮捕和拘留超过了1983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逮捕和拘留是在这些人行使最基本的人权，如自由结社权的时候发生的。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的数字，1983年不经审讯便遭到监禁的情况比1982年急剧地增加了70%。这种由于镇压不断加剧而提高的数字表明，人民更加强烈地反对种族隔离政策。

根据本委员会的报告，1983年有262,904个非洲人由于破坏“通行证法”

被捕。这意味着每天有720人被捕，或者每小时有30人被捕。众所周知，在欺骗性地通过了“新宪法”之后，人们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南非的镇压势力，这次包括部队在萨佩维尔德、博伊帕通、索维托、塞布肯和其他城市镇压非洲人民、摧毁房屋、任意地进行逮捕、并且就地枪杀所有受嫌疑的人。

这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公开和秘密地帮助政权的形象。这些西方国家对赚钱的生意的关心胜过人权。

现在应当特别怀念史蒂文·比科和本杰明·摩卢瓦兹等几百名男人、女人、儿童、学生、工人和其他人。因为他们每天由于向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斗争而正在遭受监禁、酷刑折磨和屠杀。被监禁了20年的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夫人温尼，以及受到终身监禁的沃尔特·西苏卢和夫人艾伯丁娜杰出地代表了所有这些无名英雄。我们重申托马斯·桑卡拉总统的要求：加强世界运动，以便使所有南非的受被监禁和拘留者，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获得释放，以便使他能够到这里来表达对南非所有人民的和平与热爱的信息。

我们在辩论结束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是象往常一样通过一些决议，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决议能够帮助一个专制国家恢复理智，虽然这个国家就象冰雹击落鲜花那样正在迫害人民，还是最终决定采取其他更加有利的行动，使南非接受理智呢？我国代表团相信，第二个选择势在必行，因为“急病需要良药”。但是为了使行动产生结果，应该接受某些先决条件。

第一，我们必须相信彻底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绝对必要。有人认为，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对话与合作能够尽早改变事态发展的过程。他们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迄今为止，所谓的积极参与、对话和保持关系的政策尚未取得任何效果，反而通过解除南非的孤立地位，进一步巩固了此政权。无论如何，这些政策未能产生任何有利于非洲人民，特别是有利于南非人民的结果。在这些措辞含糊的理论掩盖下，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真正希望维持南非白人政权，其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最突出的就是商业的利益，繁荣的贸易与军事合作。

以色列在我们这个部门当中中了头奖，因为，它公开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合作，从而加强了南非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有一句传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是，我们希望以色列明白，它这样做是进行根本不自然的联盟，如果它能够改变其政策，将对它是有利的。

博塔这位种族主义的总理利用西方国家公开与其友好的态度，利用他手下的一帮人员，在欧洲对他的国家大造舆论树立形象。在此，我希望那些人权方面的典范的国家能够到这里来表示它们的义愤。但是，情况相反，对于这些人们的愤怒所表示出来的是窘迫和模糊不清的发言。

第二，我们必须对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和前线国家进行积极地支持，以此来与南非的压力对抗。在这场斗争中，处处是前线，甚至包括西方国家。在这场斗争当中，有政治支持，也有不断向各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以使其时刻不忘这种忧虑。

第三，在非洲范围内，我们必须坚信，武器来自我们的政治意愿，这些武器可以被用来与南非的种族歧视和非正义现象进行斗争。加强与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的合作，从政治上削弱前线国家，对非洲的解放斗争的支持的下降，这些都使得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黯然失色，而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该大陆组织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又回到了团结的道路上来以对付非洲面临的真正问题，这是对非洲有利的。

我们认为，鉴于这些考虑，应邀请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关于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第二，安全理事会应该按照《宪章》的第七章采取积极的措施；第三，南非的武装斗争的合法性应得到人们的公认，第四，我们将充分支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的所有建议，并对其工作表示祝贺。

布尔基纳法索人民已经动员起来，给予南非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全心全意的政治支持。我们密切地注视着斗争的发展。我们的心与它们的心一起跳动，因为，它们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由在非洲那部分的大多数人管理的民主社会。

阿登尼基先生（尼日利亚）：我首先愿向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对其国家首脑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

几天之前，本大会充分讨论了非洲的严重经济形势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个代表团作了发言，这些发言的观点都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该大陆的和平、稳定和进步的严重关注。今天，我们面前的是非洲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威胁着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也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我必须指明，我们正在讨论的议程项目 31——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主义政策问题——的发言者的长长的名单反映了这个世界组织对基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非人道的制度表示深恶痛绝。

大会另一个与该问题有关的议程项目——议程项目 140——是寻求庆祝不列颠帝国的奴隶获得解放 150 周年纪念日的——这个问题本应今天早晨进行审议，但是，这项工作却被大大地拖延了，这一问题使我想起了阿里·马苏里在他的《非洲形势》的书中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描写，马苏里教授写到：

“南非的制度是奴隶制和殖民化的混合物。种族隔离制度具有奴隶制的那种传统的等级社会的作用。即，这种社会状况部分地基于世袭，部分地基于主人和奴隶所起的固定的作用。正如种族主义和对黑人的蔑视是奴隶贸易的核心那样，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也再一次反映了这一点。”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以及所有尊重人类尊严、正义、自由和平等的人不能也不应该在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表现出犹豫不决。我们所有的人都遵守《宪章》，不仅各国政府要这样作，而且，“我联合国人民”都要承担在《宪章》中所表示的义务，并且，无论民族、地理或经济条件的区别，都要联合起来与基于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相反的原则上的制度进行斗争。如果我们要忠于职守，如果我们不自己欺骗自己，那么，我们——我指的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因此，1946年以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问题就一直是联合国关注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从那时起，世界外交的多种族的性质的增加无疑随着时间的发展同样激起了对种族主义特别是对制度化的称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种族主义的巨大敌视。联合国年复一年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所要作的是，要把这种敌视变成有效的行动，以所有公民都将并能够参加的政府来替换南非的少数人统治的政权。

联合国意识到，南非的形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具有爆炸性，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威胁。那里的警察与种族主义隔离制度政权串通一气，又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它们最近在离约翰内斯堡这个黑人城市很近的地区第一次部署了军队，以对抗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公民，加强种族隔离制度。这一事态——包括南非为反对南非的黑人而使用军队的一事——表明，本大会应该对这一问题加以审议。我们当中很多人一贯表示，当种族隔离制度受到极大的压力时，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不会停下来转而维持自己的统治的。许多人在大会上已经发出警告，加强与种族隔离制度的合作行为就会增加南非出现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的流血，这一点已经开始表明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谁能提出疑问，怀疑比勒陀利亚的无情的统治者甚至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而这些核武器的能力是南非与西方国家和公司进行多年的合作的结果。

由于实行了所谓新宪法，非洲出现了目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大会的辩论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人们预料，这种假宪法将引起非洲解放斗争史上最大的群众性的抵制运动。种族主义政权的野蛮和凶残并没有吓倒非洲人，使它们不敢表达对所谓新宪法的反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黑人遭到杀害，一些婴儿遭到攻击，警察甚至向送葬的队伍发动冲击，不幸的是，有些联合国成员国不对这种无耻的行径进行坚决的谴责，而去说服国际社会，南非所发生的事情是令人鼓舞的民主化的迹象。这应该说是黑白颠倒。当然，这可以说成是一种奇怪的民主，这种民主使得73%的人——2千3百万非洲的公民——被排斥在对其宪法的选举过程之外。的确，种族隔离政权为了使其奇怪的民主的招牌得到更大的合法

性，第一次找到一些人，力图使它们参加选举过程，而这些人也没有被欺骗。亚洲人种和有色人种对选举的大规模的抵制清楚地拒绝了所谓的宪法改革。这也应清楚地向那些不与安全理事会一道谴责这种选举的人发出了信号，这种选举被该理事会宣布为无效。所有国家不应坐视南非仍然没有出现的任何进展，而应该下决心给予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所有必要的援助，支援它们为实现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真正的民主的社会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尽管有些国家一厢情愿地感到乐观，但绝不能指望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将仅仅会通过一个解放进程而放弃权利。的确，如果相信比勒陀利亚白人统治政权将能够和平地或自愿地接受种族平等的原则，那将是自欺欺人。南非多年来自称为贯彻上帝意志的主宰种族，这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分子变成能打着上帝的旗号犯任何罪的集团。各国代表仅须听一听所谓新宪法的开篇词就够了：

“恭敬地服从控制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命运的万能之神”。

再听听所谓新宪法所说的第一个国家目标：

“捍卫基督价值和文明守则，并承认和保护自由”。

这群包藏祸心之徒以上帝的名义对上帝的造物犯下滔天大罪，难道任何人对这一逻辑还有什么幻想吗？

南非问题的解决绝不是姑息、直接接触、对话甚至建设性接触，或其他别的名堂。因为这种方法首先假定那些实行种族隔离人是有道理的，它还假定，可以通过论争说服他们认识到这一体制的愚昧。它忽视了一个事实，种族隔离的发起者们思想的根蒂，是通过一切手段保住权利，并通过剥削非白人而保证他们高水平的生活标准。

由于那些其他通过所谓直接接触、对话或建设性接触而进行说服的人自己已被说服，形势进一步复杂了。以帮助南非被压迫人民为理由在南非进行投资并和那政权进行其他勾结，这种观点仅仅会鼓励和加强种族隔离政权，因为这证明，那些

技术对话或建设性接触的倡导者,以及和这一切有利益关系的西方国家缺乏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的政治意志。然而,除非南非意识到,它今后继续顽固的代价将很高的,它就不会进行任何接触。西方国家应当放弃幻想,它们的投资只会加强种族隔离,并不明智地把西方的利益赌在了这一政权的继续生存之中。

尼日利亚代表团认为,只有国际社会不断和一致地采取行动,完全孤立种族隔离政权,并由南非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最终结束种族隔离。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将为此目的继续尽一切努力。为促进联合国通过其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努力,联邦军政府于今年8月在拉格斯共同发起了关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地位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法律方面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一位尊贵的尼日利亚人担任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学术讨论会使世界上主要法律体制的律师和社会科学家聚集一起,会议的结论应当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提供新的动力,旨在于彻底孤立南非。讨论会认为,种族隔离是种族歧视的最凶恶的形式,它包括了种族灭绝的因素,是违反绝对法的一个特例,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南非政权不断违反国际法,这使它脱离了构成国际社会本质的根本价值的体制。作为国际社会发言人的联合国大会有权宣布,南非政权已把自己放在一个非法的形势中,南非不断地违反联合国的基本价值观,大会因此有权把南非从联合国中驱逐出去。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同意这一结论。

今天,南非的形势动乱不安,种族隔离面临危机。非白人,特别是黑人日益表明,他们愿为在自己的国家内实现根本改革而作出最大的牺牲。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他们,尽量减少改革的痛苦。尼日利亚当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促进种族隔离国家内的斗争。

奥肯夫斯·维尔波恩(乌干达):在我就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就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政治局成员、阿历克赛·费多塞耶维契·瓦钦科先生阁下的逝世,向苏联共产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达我国代表团最深刻的悼念。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这是本次会议期间第二次对一位世界领袖的逝世表示慰问。

瓦钦科先生阁下是一位领袖，他忠于他的党，政府和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乌干达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和和平与进步的支持者。我们和乌克兰人民一起哀悼这位伟大领袖的去世，愿他的英灵安息。

大会正在审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我们感谢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约瑟夫·加巴少将以及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继续为人类解放而进行令人赞赏的工作。供我们审议的这个报告是在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提出来的，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正在为数以百计的倒下去的爱国者而哀悼。

当大会去年在这个时候考虑“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府”的项目时，南非刚刚进行了只有白人参加的公民投票，通过了一个新宪法。那一宪法的目的是贿赂被压迫大多数人的某些阶层，诱使他们进入种族隔离的权利结构。根据那一宪法，根据种族而为有色人和印度原籍人建立了分别的议院，它勒紧了非洲大多数人民脖子上的压迫绞索，巩固了种族主义少数统治。这一虚伪的立宪改革的目的是清楚的，那就是永远地剥夺黑人大多数的不可剥夺的公民权，煽动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内部冲突，破坏普遍选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非常正确地拒绝并谴责了这一发展。

在我们今天审议的时候，面临贿赂诱惑的印度人和所谓的有色人正在坚决地拒绝这一虚伪的立宪改革。他们通过不参加投票和非暴力的示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南非解放斗争正在发展，黑人群众直接与压迫者对抗。这里有一种清楚无误的决心，使种族隔离体制失效。

面对着多数人的勇敢的和有原则的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已经被迫放下了掩盖自己的镇压行为的改革假面具。最近几个月，许多和平示威者在种族主义警察和军队的血腥屠杀中死去。成千上万的人被关入监狱。这一政权的阴谋诡计再次暴露无遗。这些所谓的宪法改革根本不是任何进步，而是巩固种族隔离制度的一种努力。目前的事态发展已经清楚地表明，种族隔离是不能加以改革的，必须彻底铲除。

我们遗憾地看到一些南非的朋友把南非的装点门面的宪法改革描绘成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有人也争辩说，其他国家不能够开出药方，指出南非应该怎样才能组织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加强种族隔离体制的行为不能被说成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实际上，南非人民已经起来反对这一非人道的政策。我们有责任给予他们应有的支持。

我们极其遗憾地看到国际社会消除这一罪恶的努力由于许多有能力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决定的大国的蓄意反对而遭到破坏。它们反而继续并加强了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勾结。这种勾结阻挡了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也给这一政权壮了胆，这一政权把这种勾结看作是开放了绿灯。由于某些西方拥有否决权的国家提供了一层保护网，南非看来得以免受安全理事会的谴责。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描绘了种族主义政权所犯下的各种镇压罪行。南非的局势正在变得更加爆炸性。南非被压迫群众的家里每天都发生暴行，被压迫人民承受了新的酷刑、谋杀和监禁行为。班图斯坦化政策仍不受阻碍。村庄被整个夷为平地，居民被赶到荒地去挨饿。最近，正如国务部长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种族主义分子甚至正在考虑通过强迫绝育来减少非洲人的数量。面对着种族隔离政权不断增加的残酷行径，被压迫人民已经加强了斗争。

种族主义政权并不只限于压迫自己的人民。它继续进行针对前线国家的颠覆

和侵略行为。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仍在继续。种族主义分子用了各种诡计和借口来阻挡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种族主义军队对安哥拉领土的侵略和占领被某些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前线国家，特别是莫桑比克、博茨瓦纳、莱索托和赞比亚每天都经受着南非所犯下的破坏罪行。

在过去一年中，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军事化。南非在本国的北部安装了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跟踪仪器。南非自己承认，这个项目能够有效地为军事目的利用本国的领空。

在马格纳斯·马伦将军指挥了他吹嘘为成功的代号为“雷电战车”的军事演习后，1984年9月13日的约翰内斯堡星报援引了这位种族主义国防部长的话：“我们昨天所看到的可以使我们直接开往开罗”。马伦将军还说：“雷电战车将使南非的敌人印象深刻，”并且“使他们三思而行”。当问到为什么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还要花费军事演习的开支时，马伦将军说，他的国家必须为战备付出代价。西方和其他地方南非盟国的武官都观看了这些军事演习。

种族隔离不断军事化的另一方面就是核计划。载于A/39/470号决议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刚刚提交的研究报告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自从四年前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发表以来，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铀开采已经增加了大约50%。研究报告还提供了详尽的关于南非核政策的数据。报告明确地重申了种族主义政权有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

这些事件不仅在国际社会的面前继续发生，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情正在联合国的某些受人尊敬的会员国的合谋下进行。通过与它们的勾结，南非的军事机器已经被加强了。特委会的报告表明，南非的核能力在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积极援助下已经获得并正在得到加强。这粗暴地违反了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大家记得，在实施武器禁运的时候，根据421(1977)号决议成立了一个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以监督禁运的执行情况，并就封闭任何漏洞提供建议。从成立以来，

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受到了那些违反禁运并急于向种族主义南非提供保护的国家的破坏。

四年前，美国开始了一项与南非进行建设性合作的政策。当时，我们得到保证，这项政策将使纳米比亚尽早获得独立，改进南非人民的人权状况，并为本区域国家带来安全。从客观的角度看来，这一政策在局势中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东西。南非政权把它认为是在前线国家建立、武装和资助反对集团的绿灯。随着南非的直接干预，这些集团已经增加了本区域国家的不安全。由于南非继续给联合国计划设置新的障碍，纳米比亚独立仍然遥遥无期。同时，种族隔离已经被加强了。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这一政策只提供了一种掩护，使南非能够违反联合国宪章而逍遥法外。

还有人积极的努力恢复贱民国家。最近，种族主义总理博塔先生在访问某些欧洲首都的时候被看作一个和平捐客受到了充分的外交待遇。非洲和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必须反对并明确谴责所有旨在使种族隔离的南非获得任何合法性的行为。

就象以前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种族隔离是一种危害人类的罪行。就象法西斯主义激起了导致自己灭亡的全球反对，种族隔离也同样必将被埋葬。

人们一定很清楚，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对区域的而且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应该全力地反对种族隔离，直到从地球上铲除种族隔离。所有那些四十年前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们必须参加这一斗争。

最后，我们想感谢前线国家，它们在面对着极大的困难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也想重申，我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南非与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下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坚定斗争。乌干达将继续向他们的正义事业提供一切支持。

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这场斗争将继续下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下午1点45分会议结束。